

那天教室还是一样空荡荡，虽然空间足以容纳百人，在座的却顶多只有二十人。而且几乎所有的学生，都坐在后面的位子，以便一点完名就立刻开溜，或是可以在底下做自己的事。

有心专攻数学的学生尤其少得可怜，甚至可说除了石神没有别人。这堂课谈来谈去都是应用物理学的历史背景，所以学生很不捧场。

石神遂也对那堂课没什么兴趣，但他还是按照惯例，坐在第一排从左边数第二个位子。无论什么课他都坐在那个位置或附近。之所以不坐正中间，是因为他有意已客观的态度看待讲课。他知道，即使是再怎么优秀的教授，说出来的话也不见得永远正确。

他通常都很孤独，那天却难得地有人坐在后面那个位子，不过他并未太在意这点。在讲师进教室前，他还有事要做。他取出笔记本，开始解答某个题目。

“你也是厄多斯的信徒吗？”

起先，石神没发觉那个声音是在对自己说话。过了一会儿他之所以抬起脸，是因为他很好奇居然会有人提起厄多斯这个名字，他转头向后看。

一个长发披肩，敞着衬衫胸口的男人正托着腮，脖子上还挂着金色项链。他常看到那张脸，之前他就知道对方是打算专攻物理的学生。

跟他说话的，不可能是这个人——石神才刚闪过这个念头，长发男子就保持托腮的姿势说道：“纸笔是有局限的，不过尝试本身或许就自有意义吧。”

是同一个声音，让石神有点惊讶。

“你知道我正在做什么？”

“我稍微瞄到一眼，不是故意要偷看的。”长发男子指着石神的桌子。

石神的视线回到自己的笔记本。上面虽然写着数式，但才写到一半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。只看一眼，就能知道他在做什么题目，表示此人也曾演算过这个题目。

“你也做过吗？”石神问。

长发男子终于放下托腮的手，浮现苦笑。

“我向来主张不做不必要的事。毕竟我将来想专攻物理，只是运用数学家提出的定理就行了，证明的工作交给你们。”

“但你对这玩意有兴趣吗？”石神拿起自己的笔记本。

“因为已经证明过了，反正知道被证明过了也没什么损失。”他看着石神的眼睛继续说，“四色问题已被证明，所有的地图都是涂成四色。”

“不是所有的。”

“没错。先决条件是，必须在平面或球面上。”

这是数学界最有名的问题之一，题目是<平面或球面上的任何地图是否都能以四色区分>，由A.凯莱在一八七九年提出。只要能证明的确是以着色区分，或是想出一个并非如此的地图就行了，结果却花了斤百年才解决。加以证明的是伊利诺大学的凯尼斯.阿佩尔和渥而夫甘古.哈肯，两人利用电脑，确定所有的地图约可归类为一百五十种基本的类型，终于证明这些都是用四色区分。那是一九七六年的事。

“我不认为那是个完备的证明。”石神说。

“我想也是。所以，你才会试图用纸笔解题。”

“那样的做法如果靠人工作业来调查，规模太过庞大，所以他们才会使用电脑吧；不过也因此无法完美判断那个证明是否正确。如果连确认都得使用电脑，那就不是真正的数学。”

“你果然是厄多斯信徒。”长发男子莞尔一笑。

保罗·厄多斯是生于匈牙利的数学家。他最有名的事迹就是一边浪迹各地，一边和各地的数学家共同研究。他始终抱着一个信念：好的定理必然有美妙自然又简单的证明。对于四色问题，他虽然也同意阿佩尔与哈肯的证明应该是正确的，却还是表示那个证明不够美。

长发男子看穿了石神的本质，他的确是“厄多斯的信徒。”

“前天，我去问教授一个数值解析的考题。”长发男子换了话题，“题目本身虽无错误，得出的解答却不够优雅，果然是因为印刷出了一点差错。但我惊讶的是，听说还有其他学生提出同样的质疑。老实说我很懊恼，我本来还自恋的以为只有我能完美地解出男个问题。”

“那点小问题……”石神说道这儿就把下半截的话吞回去。

“以石神的本领，解得开是理所当然的——连教授也这么说。果然是人外人有，这样一来我就知道自己不是念数学的料。”

“你刚才说，你想专攻物理学，是吧？”

“我姓汤川，请多指教。”他朝石神伸出手。

石神虽然觉得此人是个怪胎还是和他握了手，然后突然觉得有点好笑，因为他一直以为被人当成怪胎的永远是自己。

虽然他和汤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，但碰到时一定会聊上几句。汤川博学多闻，除了数学和物理学，其他领域也多有涉猎。连石神暗自鄙视的文学与演艺新闻都了如指掌。

不过石神并不知道他的知识究竟有多深厚。因为石神自身缺乏判断的基准，而汤川可能也知道石神只对数学有兴趣，很快就不再提起其他领域的话题。

即便如此对石神来说，汤川仍是他进大学以来第一个聊得来的同伴，也是第一个实力获得他肯定的人物。

后来两人逐渐不再碰面，因为他们各自选择了数学系和物理学系。这种学系之间的转系，只要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就会核准，但双方都不想转系。石神认为这对彼此来说都是正确选择，两者都选了最适合自己的道路。虽然两人都有同样的野心：企图以理论建构世上的一切，但采取的方式正好相反。石神试图藉由数式的推敲打成此一目的，而汤川却先从观察着手，接着发现问题，加以解决说明。石神喜欢模拟推演，汤川则注重实验。

虽然难得碰面，石神依旧不时听说汤川的消息。研二那年的秋天，听说汤川发明的“磁界齿轮”被某家美国企业买下时，他当下感到相当佩服。

汤川结束硕士课程后的发展，石神毫无所悉。因为他自己离开了大学，就这样一别经年，任由二十多年的岁月一晃而逝。

“你还是老样子嘛。”汤川一进屋，就仰望着书架说道。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我就知道你对数学情有独钟。就连我们学校的数学系，恐怕都找不出哪个人拥有这么多的私人资料。”

石神什么也没说。书架上不只是相关书籍，还排列着各国召开学会的档案资料。虽然都是他利用网际网络寻找来的，但他自认自己绝对比半吊子的研究学者精通当前的数学界。

“总之你先坐，我去泡咖啡。”

“喝咖啡也不错，不过我带了这玩意儿来。”汤川从拎来的纸袋取出盒子，是有名的日本酒。

“唉，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。”

“久别重逢，怎么好意思空手来。”

“不好意思。那，我叫点寿司好了。你应该还没吃完饭吧？”

“不，我正要叫你别这么客气。”

“我也还没吃呢。”

他拿起电话分机，翻开叫外卖用的档案夹。可是看到寿司店的菜单，他不禁有几分犹豫，他点的总是普通的综合寿司。

他拨通号码，点了特别综合寿司和生鱼片，寿司店的店员应答时似乎很意外。这个房间不晓得有多少年没出现过像样的客人了，石神想。

“不过我还真吓了一跳，没想到你居然会来。”他边坐下边说。

“我凑巧从朋友那里听说你的事情，突然觉得很怀念。”

“朋友？有这样的人吗？”

“嗯，这件事说起来也很妙。”汤川看似难以启齿的抓抓鼻翼，“警视厅的刑警来找过你吧？就是那个姓草薅的。”

“刑警？”

石神心头一跳，但他小心地不形于色，然后重新看着老同学的脸。这个男人该不会知道什么吧……

“那个刑警，和我们同届。”

汤川口中冒出的话，令他很意外。

“同届？”

“他和我都是羽毛球社的，别看他那样，其实跟我们一样都是帝都大毕业的。
不过他是社会学系。”

“噢……原来如此。”石神心头那团正要扩散的不安霎时消失，“我想起来了，他的确盯着我收到的大学信封猛瞧，难怪我觉得他好像很在意帝都大这个名词。既然如此，他当时直接告诉我不就好了。”

“对那家伙来说，帝都大理学院的毕业生根本不是什么同学，在他眼中是另一个人种。”

石神点头同意，这点可说是彼此彼此。一想到跟自己在同一时间念同一所大学的人现在居然成了刑警，就有种奇妙的感受。

“我听草薙说，你现在好像在高中教数学。”汤川笔直凝视着石神。

“就是这附近的高中。”

“我听说了。”

“你是留在大学吧？”

“恩，我现在在第十三实验室。”他回答的很干脆。这应该不是装的，而是真心的觉得这没什么好骄傲吧，石神想。

“当教授？”

“不，还在一步之外原地打转，因为上面的位子都挤满了。”汤川毫不在意的说。

“你有‘磁界齿轮’的丰功伟绩，我还以为你现在一定已经当上教授了。”

听到石神这么说，汤川笑着搓揉脸。

“也只有你还会记得这个名称。结果毫无实用化，根本就是纸上谈兵。”说着他动手打开带来的酒瓶。

石神起身，从柜子里拿出两个杯子。

“你才是，我还以为你现在一定在哪个大学当教授，正在向‘黎曼假说’挑战。”汤川说道，“达摩石神到底是怎么了？还是为了效忠厄多斯，也打算当个流浪的数学家？”

“不是那样的。”石神小小叹了一口气。

“来，不管怎么样先干一杯。”汤川没有多做追问，径自往杯中倒酒。

石神以前当然也打算一辈子献身数学研究。他曾下决心，结束硕士课程后，就像汤川一样留在大学拿博士。

之所以没能如愿，是因为他必须照顾双亲。父母都已年迈，又有病在身。纵使能够半工半读地念研究所，也筹不出父母的生活费。

这时，教授告诉他某间新成立的大学正在征助教。那间大学距离他家还算不远，他心想只要能继续研究数学就好，于是决定接受这份工作。结果这个决定却打乱了他的人生。

他在那间大学根本无法从事任何研究。教授们只顾着争权夺利和明哲保身，既没有栽培优秀学者的意识，也没有完成划时代研究的野心。石神辛苦写成的研究报告，事隔多日依旧沉睡在教授的抽屉里。再加上学生的水准很差，照顾这些连高中数学都搞不清楚的学生，剥夺了石神的研究时间。几他忍耐到如此地步得到的薪水却低得可怜。

他也曾想过换一间大学，不过看起来毫无希望。设置数学系的大学本就不多，就算有数学系，预算也很少，没有多余的钱请助教。因为数学系不像工程院，没有企业愿意赞助。

他被迫转化人生方向，最后他选择以学生时代就考取的教师资格谋生，同时也放弃了成为数学家的梦想。

石神觉得就算告诉汤川这些事情也无济于事。不得不放弃成为研究者的人，多半都有类似的苦衷，他明白自己的境遇并不稀奇。

寿司和生鱼片送来了，他们边吃边继续喝酒。汤川带来的酒喝完后，石神就拿出威士忌。其实他很少喝酒，不过他喜欢在解开数学难题后，浅酌几口以消大脑疲劳。

虽然聊得并不算热闹，不过一边要想学生时代一边谈论数学还是很愉快。石神再次察觉，这么多年，自己早已失去这样的时光。这或许是离开大学后的第一次。也许除了此人再无别人能够理解他，也再没人能获得他视为同类的肯定，石神边看着汤川边想。

“对了，差点忘了要紧事。”汤川突然说着，从纸袋中取出一个褐色的大信封，放在石神面前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你先打开看看。”汤川笑嘻嘻的说。

信封里装着A4的报告用纸，上面写满了数式。石神快速扫过一张，顿时醒悟那是什么。

“是反正‘黎曼假说’的试算吗？”

“一眼就被你看穿啦。”

黎曼假说是当今数学界最有名的难题，虽然只要能证明数学家黎曼的假说是正确的即可，至今却无人成功。

汤川拿出来的研究内容，就是想证明这个假说不正确。石神早已知道世界各地都有学者在做这项努力，同样也无人能成功举出反正。

“这是我们请数学系的教授影印给我的，他还没公开发表。虽然还没有完全反正成功，不过应该已经找对了方向。” 汤川说。

“你是说黎曼的假说是错的吗？”

“我只是说他找对了方向。如果假说是正确的，就表示这篇论文应该哪里有错。”

汤川的眼神就好像恶作剧的小孩想确认计谋是否成功，石神立刻察觉到他的企图。他在挑衅，同事也想确认“达摩石神”的功力已退到什么地步。

“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”

“我就是带来给你看的。”

石神看着论文，最后他起身坐到桌前。摊开一旁没用过的报告纸，拿起原子笔。

“你想必知道 $P \neq NP$ 这个题目吧？”汤川从他背后出声说。

石神转身。

“对于数学问题，自己相处答案，和确认别人说的答案是否正确，哪一种比较简单，或者困难到何种程度——这是克雷数学研究所悬赏征求解答的问题之一。”

“果然厉害。汤川笑着举杯。”

石神重新面对桌前。

数学很像寻宝，他想。必须先看清该从哪一点进攻，思索通往解答的挖掘路径，然后按照计划逐步拟定数式，得到线索。如果什么都没得到，就得更改线路。只要这样埋头苦干，有耐心、但却大胆的走下去，最后就能找到从未被人发掘过的宝藏——也就是正确解答。

如果用这个比喻，那么验证别人的解法，就好像只是沿着别人挖掘的路径前，感觉上进似乎很简单。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如果沿着错误线路前进，找到假宝藏做出某种结论，有时要证明那个宝藏是假的，会比寻找真宝藏更困难。所以才会有人提出 $P \neq NP$ 这种令人束手无策的问题。

石神忘了时间，斗争心、探求心以及自尊心令他亢奋。他的眼睛一刻也离不开数式，脑细胞全都用在如何操演他们。

石神突然起身，拿着论文转身向后。汤川披着大衣，缩着身子睡着了。石神摇晃他的肩。

“快醒醒，我懂了。”

汤川睡眼惺忪的缓缓直起身子，搓搓脸，仰望石神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懂了。很遗憾，这个反正有错。虽然是有趣的尝试，但在质数分布上有根本错误——”

“等一下，你先等等。” 汤川把手伸到石神的脸前，“我刚睡醒，就算听了你的复杂解释，也不可能懂。不，就算我清醒时也不可能。老实说，我对黎曼假说完全没辙，只是猜想你会感兴趣，才带来给你看。”

“你不是说什么方向是对的吗？”

“那是从数学系教授那里听来现学现卖。其实他早就知道反正有误，所以才没发表。”

“那，我发现错误也是应该的？” 石神很失望。

“不，你很厉害。那个教授说就算是小有名堂的数学家，恐怕也无法立刻发现错误。” 汤川看看手表，“你只用六个小时就找出来，已经很厉害了。”

“六小时？”石神看向窗户，窗外的天色已经开始泛白。一看闹钟，原来快五点了。

“你一点也没变，我可以放心了。”汤川说，“达摩石神依然健在，这就是我看着你背影时的感想。”

“抱歉，我都忘了你还在。”

“没关系。到时你，应该稍微睡一下，你今天还要上课吧？”

“是啊，不过太兴奋了毫无睡意。好久没这么聚精会神了，谢谢。”石神伸出手。

“看来我来对了。”汤川说着握紧他的手。

他小睡到七点。不知是因为大脑累了，还是精神上太满足，时间虽短却睡得很熟，醒来时头脑比平常还要清醒。

石神准备出门时，汤川说：“你的邻居起的真早。”

“什么邻居？”

“我刚才听到出门的声音，那时大概才刚过六点半吧。”

汤川后来好像没睡。

石神正在考虑是否该说些什么，汤川又接着往下说：“之前提到的那个刑警草薙说，你的邻居好像有嫌疑，所以才会来找你问话。”

石神故作平静，套上外套，“他会告诉你案情？”

“有时候，去我那里摸鱼时顺便发发牢骚早走，多半都是这样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案子？草薙刑警……是这个名字没错吧？他没有告诉我详细情况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石神保持面无表情。

“你跟隔壁邻居有来往吗？”汤川问。

石神霎时动起脑筋。单从语气推测，汤川似乎不是基于什么特别意图才问起，所以他也可以随便敷衍一下。然而石神很在意汤川和刑警熟识，他说不定会把这次重逢告诉草薙。顾及这点，眼下非回答不可。

“是没什么往来，不过花冈小姐——花冈小姐就是我隔壁邻居，我倒是常去她工作的便当店，这点我忘了告诉草薙刑警了。”

“嗯，便当店啊。”汤川点头。

“我不是因为她在那上班才去买，只是她凑巧在我习惯去的店上班，因为那店就在学校附近。”

“是吗？不过就算只是点头之交，听说她是嫌疑犯还是会不舒服吧？”

“那倒不会，反正跟我无关。”

“说的也是。”

汤川似乎并未特别起疑。

两人在七点半出门。汤川没走向最近的森下车站，却表示要陪石神一起走到高中旁，这样好像可以少换一趟车。

汤川已不再提起命案和花冈靖子。他本来还怀疑汤川是受草薙支托来刺探什么消息的，不过看来好像是自己多心了。归根究底，草薙本来就没有任何理由必须用上这种手段来刺探石神。

“这条上班路线还挺有意思的。”汤川说这话时，他们已经穿过新大桥下，开始沿着隅田川步行。他会这样说，应该是因为看到一整排游民的住处。

把花白的头发绑在脑后的男人正在晒衣服。前方，那个被石神称为“罐男”的男人正按照惯例压扁空罐。

“这幅景象总是一成不变。”石神说，“这一个月以来，什么都没变，他们活得就像时钟一样正确。”

“人一旦摆脱了时钟的束缚反而会变成这样。”

“我有同感。”

他们在青州桥前走上台阶。办公大楼紧贴一旁而建，石神看着两个映在一楼玻璃门上的身影，微微抬头。

“不过话说回来，你看起来永远都这么年轻，跟我差了十万八千里。你的头发也很茂密。”

“哪里，别看我这样，其实也老多了。撇开头发不说，脑袋好像都变钝了。”

“你太贪心了。”

石神虽然嘴上说笑，心理却有点紧张，再这样下去汤川恐怕会一路跟到“天亭”。对于花冈靖子和自己的关系，这个洞察力过人的天才物理学家该不会察觉到什么端倪吧？他开始有点不安。此外，看到石神和陌生男子一起光顾，也难保靖子不会露出狼狈神色。

就在可以看到便当店招牌时，石神开口：“那就是刚才提到的便当店。”

“嗯，‘天亭’”啊，店名挺有趣的。”

“今天我也要去买便当。”

“是吗？那么我就在这跟你分手了。” 汤川停下脚。

石神虽感意外，但还是暗自庆幸。

“没能好好招待你真不好意思。”

“我已经享受到最好的招待了。” 汤川眯起眼，“你已经不想回大学做研究了吗？”

石神摇头。

“在大学能做的事，我一个人也能做。况且，我这把年纪恐怕也没有大学肯要我。”

“那倒不见得，不过，我不会勉强你。今后你也要加油。”

“你也是。”

“很高兴见到你。”

握手后，石神目送汤川远去，他并非依依不舍，而是不想让汤川看到他走进“天亭”。

汤川的身影完全消失后，他转过身，快步迈出。